

2022.1.17 修訂完成

夢浮島／王盛弘

是幢老公寓，臨街，嘩啦啦拉起鐵捲門，哥哥的大學同學領著我，弓背進屋時差點踩空，地板竟比馬路還要低上一階。眼前一片黝暗，適應後，陰翳中看見一張大圓桌，桌面空蕩蕩的，找不到生活的痕跡。

要再開一道鎖才能登階，大哥同學獨居二樓，他說，你的房間在三樓。說著，遞給我一個臉盆，盆沿披一張抹布。上樓，藉著餘光找到懸在半空中鴿子蛋模樣的開關，電燈一亮，因潮溼與風化，薄薄長了一層粉絮的牆上，幾隻小蟑螂張惶逃竄。

一張書桌，一座通鋪，別無其他。床板積垢發黑，我這才明白為什麼要給我臉盆與抹布。擰了一盆又一盆的髒水，才終於在床板上擦拭出一個可以躺臥、翻身的地方。哥哥叮嚀過，這是同學的親戚家老房子，免費的，先住看看。

要展開新生活了呢，合衣躺下，有點不安，更多的是憧憬，走在闖黑的隧道，窸音響在耳際，有光微微等在遠方。

大學聯招剛放榜，沒考好，哥哥說，上台北試試吧。他更早兩年北上讀書，鼓勵我上來接受文化衝擊，我也躊躇滿志。

哥哥先幫我報名了南陽街的儒林補習班，其他的等上台北再慢慢安頓。

做下決定後才跟父親報告，父親把一切看在眼裡，大概為了我們大主大意，未事先徵詢他的意見而有點不是滋味，冷淡地回我，你們都安排好了不是嗎？接著才鄭重交代，你做什麼決定都好，但要能夠為自己負責。父親雖然只有國小畢業，平日務農、做工，但也讀我讀的藝文書籍，散文或小說，因此說出這兩句話，我並不感到違和。

至於母親，還是她最常掛在嘴上，退到幕後的：你們自己決定吧，我什麼都不懂。出門在外，她要我們吃飽穿暖，毋通烏白來給自己惹麻煩。我與哥哥準備出門搭野雞車北上的那個午後，母親走進廳堂，點起三炷香，拜觀世音菩薩，拜列祖列宗，她的眼神憂悒，嘴中念念有詞。天色逐漸轉黯，蝙蝠飛出簷下巢穴，在低空奔進忙出。

北上後，先跟哥哥在永和竹林路租賃的頂加小屋住了兩天，補習班開課前一晚，

他才抄了地址，讓我自己搭車到三重，去找他的大學同學。

翌日，課上著上著，身上止不住地發癢。課間躲進廁所，撩起衣服一看，皮膚長滿紅色小疹子，便怪罪起那跡近廢墟的房間，頓時湧起一股委屈。昨晚不是還有點期待嗎？心上配備了各種情緒，蟄伏著，因為觸媒的不同，喚醒相應的那一個，這時候，是無論如何都不想在三重多待上一晚了。

當晚，收拾行李，打算回永和，卻在鐵捲門前才發現，這扇鐵捲門，不只進屋需要鑰匙，即連外出也必須先開鎖，而我把鑰匙留在二樓書桌，通往樓上的門又自動反鎖了。

被困在了一樓，怎麼辦？直覺的反應，並不是靜靜地等著哥哥同學的返家，而是，被圈圍在粉筆畫成的圓圈裡的螞蟻，不知如何越界般的驚惶失措。

該怎麼逃出這個地方呢？

總有個出口吧，警匪片中，警探趕來之前，匪徒中最關鍵的那個總是得以有驚無險地脫身。我四處張望，唯一的機會是廁所通風口，也許我削瘦如一片薄薄的影子的軀體可以穿過窗洞，走防火巷逃生。

一推開窗子，卻見鄰舍一道磚牆堵死到眼前。

透過單薄的磚牆，傳來電視節目的喧譁。漢城奧運前兩天剛開幕，我擠在電器行的電視牆前人群裡，當棲息在聖火台上的和平鴿，讓轟地突如其來的火焰烤成焦炭時，眾人哇地一聲，不約而同都驚訝得張大了嘴巴。台灣也組隊參賽了，這時候，鄰居在看電視轉播吧？

最後的希望是鐵捲門的信口，我寫了張紙條，掀開彈簧片——幫幫我啊，我被反鎖在這裡了，請幫我聯絡我的哥哥，他的電話是……遠遠地走過一個人，我出聲喊他，先生先生。卻發現自己的聲音是嚴重光害下的星芒，稀薄得毫無存在感。

籠裡的小獸般，一陣左衝右突後，終於靜下心來。黑暗中聽見一聲聲嘶啞的吶喊，我曾經問個不休，你何時跟我走？可你總是笑我，一無所有。崔健剛在奧運演唱了〈一無所有〉，透過電視轉播，許多人拿那句「一無所有」自嘲，五音不全地哼著。一無所有，一無所有，唉，這一聲聲的「一無所有」，說的不就是我嗎？

記憶裡，當時社會的氛圍像跑道上滑行的飛機陡地離地、爬升，順利起飛，一無所有並非主旋律。記憶裡，葉啟田搖著擺著身體，愛拚才會贏在街頭巷尾傳唱。

記憶裡，高亢嘹亮的，我知道，我的未來不是夢，我認真地過每一分鐘，我的未來不是夢，我的心跟著希望在動，十八歲的我，也被鼓動得像一面即將出航的帆。

記憶、記憶，信口說著「記憶」。

記憶是什麼？是千面觀音，以各種不同的面貌讓人各取所需。

常常，它表現為一尊雪佛。是哪裡讀來的一則筆記？說，世人好像春日堆砌雪佛般地忙碌著，為它製作金銀珠玉的配飾，為它搭建佛堂佛塔。可是啊，人生於世，就像雪佛一般不斷地從底部融化，卻仍不乏大肆經營、滿心期待的人。

我想到記憶，記憶也像雪佛，終究要崩塌，滅毀，消融於無跡，我卻用我的文字，不知靡費地為它妝點纓絡，為它打造佛龕，為它起建院寺。到最後，雪佛不見了，只剩下文字，文字取代雪佛，成了記憶本身。

我留不住雪佛，能夠掌握的只有自己的文字。

時間與空間則是記憶 DNA 的雙螺旋，回顧往事，我牢牢抓住這兩條線索，便落實了一切。日後我常回到一九八八年九月中旬某一個晚上，地點在三重。三重的哪裡呢？我已無從追索，遂使得它像一座漂浮的島嶼，帶著夢的質地。

那個僅僅只過了一夜的房間，那個哼著一無所有，一無所有卻傻傻相信著我的未來不是夢的我，是我在台北的起點。我抄下父親的話，「你做什麼決定都好，但要能夠為自己負責」當座右銘，從這裡出發，一個房間換過一個房間，彷彿時間火車的一節車廂鍊接著一節車廂，轟轟隆隆地，繼續往前奔去。